

世界文學名著

蘇后馬麗慘史

# 蘇后馬麗慘史

天下事有不可理解者。如某姓某名。歐洲君后中有以之爲姓名者。大都無好結果。先就法國論。法王之以亨利爲名者。類皆不得善終。例如亨利一世是中毒而死的。亨利二世是在比武場中被敵人槍殺的。亨利三四兩世都是被人暗殺的。亨利五世現正在位。就其以往之經過而言。可算得凶多吉少。將來如何結局。祇有上帝可以預先得知。我輩凡人便無從猜想了。再說到蘇格蘭國。他們的君主凡是以司徒爲姓的。亦都不得好死。司徒氏第一代開創國之君名叫洛勃德一世。享年不滿三十。便得瘍瘍而亡。洛勃德二世。要算是這朝最有福氣的君主。然而也會下過地牢。後來又得雙目紅腫之病。到死也不會醫好。洛勃德三世。祇有兩個王子。後來一個夭亡。一個被敵人所擒。自己又悔又痛。竟至一病不起。自他死後。因無的嗣繼位。這王統便傳給約各一世。這位國王。一日遊幸某處道院。爲仇家刺死。約各二世與敵人交戰時。飲彈殞命。約各三世和敵人戰敗以後。藏

避在鄉間某磨坊。他的侍從追尋至此。而他已被人殺死。訪拿凶手。亦無下落。約各四世。亦是兩軍陣前死於非命。約各五世。是爲兩個兒子雙雙戰歿。一痛而絕。約各六世。名義上雖是君臨莫蘇兩國。實際上他的母親馬麗「卽本書之主人」死在斷頭台上。他的兒子卡而司一世。兵敗被擒。被革命軍首領克林威爾斬首徇衆。像這類國王。還有什麼生趣可言。一生戰戰兢兢。可算得和淚度日。他的兒子卡而司二世。大半生活都在放逐之中。他死後無嗣。國人尋得王族中名喬治者。舉爲國王。在英國稱約各八世。在蘇格蘭則稱爲約各三世。他的末路。尤其可笑。別人是兵敗逃亡。在他則兵並未敗。已成爲去國王孫。後人每說到他。莫不笑爲過於膽怯。他的兒子卡而司愛德華。自從大貝及克洛登兩次戰敗以後。祇落得無處容身。躲藏在深山窮谷之中。後來被法國漁船救起。已是衣屢不全。漁船上人將他渡至意大利之佛羅倫司。竟成了個末路王孫。形同乞丐。直到臨命之時。路人看見了。尚不知其爲金枝玉葉。說來煞是可憐。他的兄弟亨利白乃的德。便是司徒朝的末代國君。名雖一國之主。實際上不過每年得英王喬治三世英金三千鎊的乾俸。藉以維持生活。後來他臨終之時。將王室貴重寶器。遺命傳給韓奴佛「繼司徒的國君之姓」一姓。從此國祚易姓。

司徒氏的子孫，便永與王冕長別矣。

至於司徒氏一姓王后之中，其遭遇最慘的，無過於女主馬麗。他在十九歲上，已是父母雙亡。他的第一個丈夫，法王佛蘭素二世，亦於是年薨逝。馬麗雖是少年寡婦，可是身兼兩國君主，在法國是攝政王后，在蘇格蘭竟是當陽女主。他十九歲這年，正是西歷一千五百六十一年。這年八月，蘇格蘭文武大臣因法王已死，女主宜乘時歸國親政，特派大員駕着兩隻樓船前來迎后歸國。馬麗舅家亦是法國王族。這年八月九日，他母舅幾斯大僧正、幾斯公和公夫人、度梅爾公等，親自護送甥女赴凱來海港。蘇格蘭迎饗大臣梅味容，早在船中預備一切。馬麗到凱來後，一時不忍和親人作別，在此勾留六日之久。但是千里遠行，終須一別。待到那月十五那天，馬麗祇得和淚登船。他與梅味容共乘一舟。他舅家親屬和法國護送大臣等，同乘一船。這日海上風勢甚微，不便張帆。梅味容即命櫓工打槳相助，船方離了海口，向西緩緩駛去。

馬麗本是歷史上著名的美人。這時候素裝淡服，輕掃蛾眉，尤覺嫋媚不可一世。見着他的，不驚爲天人。我們讀他歷史，在他容貌上送命的，先後何止數千百人。當時各國詩人，詠他美麗的。

亦不計其數。當日馬麗上得樓船，見他穿一襲綢素衣裳，襯着他鮮潤如玉的雙頰，較之平日更飄飄然欲仙。啓碇以後，他立在船梢，舉目望着岸上，一手揮着素巾，向送行諸人作別。那時兩行珠淚，簌簌下流。正在這時候，忽聽得一聲響亮，隨着就有多人大聲呼救。馬麗縱目看時，只見有商船一隻，正欲進口，忽然碰着暗礁，撞了一個斗大窟窿，眼看着那船漸漸沉入海中。馬麗此時驚得面色潔白，呆若木鴨。自己的船又不能上前救助，轉瞬之間，船身已沉入海平線下。有幾個身體活潑的，拚命攀登上桅桿之上。然而亦不過延長數分鐘的工夫，到了仍是一死。不過一餐飯的工夫，連那桅桿亦沉沒不見。初尚見海面漂着幾星黑點，後來連這些黑點亦不見了。馬麗看到這裏，覺得兩腿無力，站立不住，將身一倒，坐在身旁椅上，掩面歎息，抽抽噎噎的說道：「偏我這苦命的人，纔下得船，便見此慘痛之事。就此一事看來，我此去凶多吉少。」隨又舉目望着法國大陸，揮手說道：「我可愛的法國，我從此不能再見你了！」接連說了幾句，說罷淚如泉湧。馬麗且想且哭，不覺天色漸漸黑暗下來了。侍女們上來請他到艙裏進膳。他祇是推託不去，並且指着朦朧夜色，向空哭訴道：「你這懷妒忌的黑夜，我不過欲將我可愛的法國海濱多看些時，你竟不容我看麼？」說畢，又對海濱揚

手頓聲說道。可愛的法國。我與你從此長別了。我今生永不復能見汝了。說罷。始緩步進船。那些男女侍從。個個前來用好言安慰。馬麗一句話也不答。祇是頻頻拭淚。一時晚餐撤去。馬麗命人設榻於船梢後艙。又囑咐侍女明日晨光一露。即須催他醒來。以便再得望見法國海濱。也算馬麗運好。次日黎明。他一覺醒來。見碧海波平。霞霧不起。法國海濱猶依稀可辨。他這時纔露笑容。但不料五時左右。海颶忽起。舟人拽起滿帆。那輕載樓船。便如飛的向西疾驶。轉瞬之間。那法國海濱。便如煙銷霧散。不復可見。這一來。馬麗面色頓然改變。口中還在那裏說永別不能再見這幾句話。

論馬麗做人一世。要算在法國這一段時光。最是稱心如意。他落地時。正值國中新舊兩教競爭激烈時代。那時全國之中。彷彿被愁雲慘霧罩住似的。及至稍懂事。又逢着他父親去世。他這幼年時代。可算得都在憂患之中。後來到得法國。猶如撥開雲霧。重見天日。他在襁褓之時。就有人傳說馬麗在母胎中。就帶有殘疾。一時朝野之中。無不信以爲真。他母親深以爲憂。要想乘着大眾聚集之時。當衆辨明其事。一日英王亨利八世派他駐法大使前赴法宮替英太子求婚。馬麗母親以爲這是絕好機會。親自抱了女兒。脫去衣服。教大衆觀看那赤條條的女嬰。這事效果甚大。果然

從此以後。便無人再說馬麗是有殘疾的了。馬麗九歲上。他父親去世。照例傳位。當時舉行加冕大典。他母親慮他小小年紀。便做了蘇格蘭女主。恐被英王暗算。就將他藏在新德林堅堡之中。在此軟禁了兩年。仍不斷的有人前來行刺。於是又將他遷到孟帶斯湖中一個小房之中。這島上有道院一所。就是馬麗安身之地。選了四個幼女做他的近侍。這四個侍女都名叫馬麗。後人稱他們爲女主的四馬麗。這四個馬麗立誓永遠不離女主左右。這四人。一姓魯來明。一姓李文登。一姓比登。一姓西登。馬麗在這道院內一住多年。後來法王亨利二世替她求婚。經蘇格蘭國會許可。他纔離了本國。前赴法京。法王派來迎太子妃的專使。名叫白來西。他帶領幾隻頭號樓船。靜候馬麗起程。英王對於蘇法聯姻。懷忌甚深。他知道馬麗遭嫁之時。必須取道英國海峽。所以密派海軍在海面偵探。馬麗船東駛時。英海軍即揚帆緊緊追逐。幸而法船駕駛得人。竟被他逃脫虎口。於一千五百四十八年八月十五日駛入白雷斯德港口。其時和馬麗同赴法國的。有他異母第三人。中有一人。名叫司徒雅各。這人後來背叛公教。並且謀篡他阿姊的寶座。演成家庭慘禍。這是後話不題。馬麗船抵白雷斯德海港。法王亨利二世親自前來迎迓。先送他到某道院中肄業。他是個

極頂聰明的女子。在此不多幾時。學業猛進。不但是尋常婦人應有的學問。他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位。連那些很深的科學。當時祇有碩學博士所曉得的。他也無所不習。他十四歲這年。公然在羅佛爾宮中。操着拉丁語。對法國滿朝君臣講演女學的重要。他說女子和男子。原無優劣之分。不應限女子專習些酬應功夫。把那文學和科學割歸男子專有。諸君試想。十六世紀中歐洲女權尚未芽。他竟能發此空前大議論。其胸襟自非常人可及。自是以後。馬麗竟被文學界推為女中詩聖。果使馬麗生在尋常朱門之中。憑他這點學問。已足留名千古。偏老天使他生在帝王之家。後來又叫他做了當陽國主。祇落得身首異處。豈非命中注定。這位馬麗可合得古語所云紅顏薄命。他到法國以後。夫家因他貌美才高。很是看他得起。不料于歸未久。亨利二世因要保存古人尚武之風。在巴黎大開校場。不但國中貴族均須一一比賽武藝。他自己亦要加入。冷不防。為仇家一槍刺死。馬麗雖從此做了王后。然而素服登基。已非吉兆。接連又逢着他母親喪事。母喪淚眼未乾。他丈夫又被人暗殺。少年夫婦。情意本深。况他又是能詩善咏。將這離鸞寡鵠的悲思。一一託之吟咏。他的悼外拉丁詩詞。至今猶留在人間。為人傳誦。當時法國朝貴中。有人名叫邦都美者。說起這少年孀

后的容貌。真是令人情移神往。他說馬麗的膚色和他障面的素巾。正不辨誰比誰白。要知素巾雖皎如白雪。終是人力所成。那敵得馬麗的天生麗質。膚色白而帶潤。常人只知拿雪來比美人的膚色。其實像馬麗那樣的膚色。世上沒有能和他相比的東西。馬麗自喪偶以後。在法國還住了十八個月。他自己常說。寧死不願回蘇格蘭的話。無如這時候蘇格蘭國中。新舊兩派教徒。仇視日深。全國騷動。國人因願他早日歸國。鎮壓一切。他的母舅之中。亦有勸他速歸故國。親裁政事。免得近支王室。覬覦非分。馬麗不得已只得和淚登舟。前書業已載得清楚。馬麗登舟後。只希望半途遇着英國戰艦。被他們截回法國。偏偏這日海上大霧迷天。雖有英國戰艦。在中途守候。却望不見敵艦帆檣。迨至霧消日見。這邊梅味容等已能遙遙望見蘇格蘭海岸。不久就有領港員登舟。將樓船導入來斯港口。國中大臣。不知馬麗已到。並無一人前來迎接。還是附近一帶居民。聽說女主登陸。約齊父老前來拜見。一面搜羅幾匹老馬。幾輛破車。伺候女主前赴愛丁堡國都。馬麗一見了這些敝車羸馬。眼眶中不斷的落下淚來。他想起當日在法國的時候。每一出門。無非是香車寶馬。俊僕豪奴。前後護擁。何曾受過這些委曲。這日黃昏。車駕到了霍裏魯德堡。就在此駐蹕一宵。有幾個本地惡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個消息早已倅促不安。同時又得部下密報。說他兒子威廉戈登已越獄而出。招集他父親部下。公然背叛朝廷。侯爵得信。更嚇得魂不附體。自想已身無論如何恭順。免不了女主猜疑。祇得悄悄逃歸堡中。登時聚集所部。預備與女主抗拒。惟聲言並不敢抗拒天兵。祇說雅各不應挾持女主。擅削藩鎮兵柄。跡近叛逆。這些話無非欲文飾已過而已。而在雅各方面。以爲女主親政未久。若不拿個跋扈藩鎮開個頭刀。決不能使全國人民懾服。於是立刻傳着女主旨意。檄召北部各藩。舉兵勤王。這些北部藩鎮。平時久忌戈登氏勢力日增。恐將不利於己。如今奉命勤王。個個率領所部。先後出發。然他們本意並非對於女主有何等愛戴之心。所以雖然出兵。却不願十分賣力。兩軍前哨在阿白定地方。兩兩相遇。雅各將親統精兵約七千人屯在山巔。將藩鎮勤王聯軍。分列山前應戰。亨得利侯爵率領精隊和聯軍交戰。他的部下。都是生死在此一舉。所以個個奮勇作戰。這些心無鬪志的聯軍。如何抵抗得住。所以交綏不久。立即敗了下來。侯爵的兵。一見聯軍陣勢不同。口中大呼戈登。戈登。個個揮刀殺來。都以爲今日之戰。自可獲個全勝。不料正追殺間。斗遇雅各親統之軍。整隊以待。這些人都如磐石一般。屹立不動。祇等追兵進前。再和他們廝殺。侯爵的兵。不防有此一枝生

力軍。個個和煞神一般。準備廝殺。先已有了虛心。纔交手便覺自己不是敵手。正要向本陣逃回。那些藩鎮聯兵。看見敵人氣餒。立即轉身反攻。這下子雙方夾攻。侯爵的兵如何支持得住。況且雅各的兵自上攻下。勢如破竹。侯爵的兵。自相踐踏。侯爵身披重鎧。馬力不勝。竟死於亂軍之中。他的兒子約翰戈登。被國軍生擒活捉。三日以後。即斬首示衆。侯爵少子亦同時被擒。祇因尚未成丁。暫寄圍圈。後來到了十六歲上。始行處決。却說此次討逆。馬鹿披甲執銳。親自督陣。部下健兒。見他恁般英武。莫不交口稱異。又聽他口口聲聲。願變爲男子。庶可專心在疆場上効力。這些人聽了。未免有些慚愧。至於百姓方面。因爲亨得利侯爵是著名的舊教護法。如今被女主征服。一家老少。悉被誅戮。還以爲女主有意擁護新教。所以對於女主。不似從前這般冷淡。這次他凱旋回朝。愛丁堡人空巷歡迎。較之初次入都時。情狀大不相同。百姓既然愛戴女主。對於女主的終身大事。便要替他籌劃。所以有上稟帖的。有託大臣口達的。無非說女主雖曾嫁過法王佛蘭索二世。然而并無子女。這樣少年喪偶。應該擇婿再嫁的。女主對於臣下請願。也不反對。他那一班謀士之中。有勸女主把擇婿一事。應先就商於英國女主伊利沙伯的。原來英蘇女主。都是英王亨利七世的孫女。英國女主。

既已立志不嫁。他千秋萬歲以後。當然須由馬麗的子女承襲統嗣。這到是很有遠見的謀劃。馬麗亦以謀士之言爲然。可惜他從前做事。不會有智謀深遠的人替他劃策。以致種下英蘇兩國不和的根苗。這事的因由。須待在下表述一番。看官方能明瞭。英王亨利八世薨逝以後。英國國會公舉先王之妹馬利亞爲女主。不料御國纔得三年。馬利亞又一病死了。那時英國人民要推舉亨利八世的女兒伊利沙伯爲女主。這消息傳到法國。馬麗時已做了法國太子妃。他就聲言伊利沙伯是英國先王的私生女兒。不應繼承大位。論理應由他人承大統。他一面發宣言。一面他夫婦二人便自稱爲莫倫蘇格蘭愛爾蘭王及王后。並傳旨命造幣廠鑄紀念新幣。將上列頭銜鑄在新幣之上。他這邊如此舉動。在伊利沙伯方面不消說。自然是懷恨甚深了。論年紀伊利沙伯不過長於馬麗九歲。還是三十以內的女子。婦人性情。最是妒忌。他見馬麗既要和他爭位。又聽說他甚是美麗。心中一團妒火。燃燒得煞是利害。論他的學問。原不在馬麗之下。他亦是個多才多藝的女子。當時學科中所謂政治學。哲學。歷史學。修詞學。以及詩詞歌賦。拉丁希拉。英法西班牙意大利諸國語言。他均無所不曉。不過伊利沙伯雖在這些上見長。馬麗那一副可人的面龐。却佔便宜不少。但伊利

沙伯終是不出三十的少女。古語說得好。少年無醜婦。他那亭亭玉立的丰度。看來也還不惡。可惜生了一頭的紅髮。又是手大腳大。不够美人資格。至於馬麗。他的頭髮是人人所愛的栗子色。廣額修眉。眼似秋水。鼻如懸膽。朱唇一點。常帶笑容。似他這樣口吻。好像天然生成專配和人說情話似的。他頰子的灣度。彷彿是天鵝的頭頸。一雙手好像是石膏雕成的。兼之雙趺瑩潔如玉。好似從女神塑像上移來裝在他身上似的。總之自頂至踵。沒一樣不擇尤湊合。任你百般挑剔。也尋不出一些破綻。看官著書的今日在這裏形容馬麗的身段顏色。須知他一生惹禍的根苗。亦就在此。這就是他將來上斷頭台的罪狀。從知古人所說尤物招忌。真是確而且確。當時伊利沙伯聽得人說馬麗如何美麗。終是未能見面。恨得牙痒痒的。每次遇人稱道馬麗。他的神色便頓然改觀。因之左右近侍。曉得他的脾氣。相戒不敢道及馬麗之名。馬麗自決定再婚之議。便派梅味容到英國。和伊利沙伯商量擇配之事。其時伊利沙伯已胸有成竹。要想馬麗嫁與英國勳貴來斯德侯爵。所以一俟梅味容說明來意。便領他到自己書齋之內。其中陳列許多少年貴胄肖像。那來斯德侯爵的肖像。亦在其內。伊利沙伯指着他的肖像對梅味容道。我的意思。要把這人配給你的女主。你意下如何。

梅味容道。可否請陛下將這肖像交與外臣。由外臣轉呈女主。親自裁決。伊利沙伯不允。推說祇有此一幀。容俟製成複本。再以此幀見贈。梅味容笑說道。陛下有侯爵的本人在此。何須留此肖像。但是伊利沙伯總是不允。旋即於抽屜中取出馬麗肖像。一取到手中。便與之接吻。像是很親愛的。隨卽遞與梅味容說道。我一向只想和你家女主見面。敍我姊妹情誼。梅味容道。這事容易的很。陛下如不便公然離國。只須推說有些小病。不能視朝。一面喬裝易服。潛赴蘇格蘭。不就見了面麼。伊利沙伯道。你這話說着容易。實行却很爲難。你這番回國。告訴你主。說我極願和他見面。都是自家姊妹。不應得這樣生疏。梅卿。我且問你。你女主容貌到底是否和世人所說的那樣美麗。你須從實說來。不必代爲隱藏。梅味容道。我主可算得世上一個美人。但是我亦無可形容。因爲我實在想不出一個人。和他容貌相彷彿的。伊利沙伯道。這却不難。你就拿我和他比較。究竟誰的貌美。梅味容是一個老練人。隨卽說道。陛下是英國第一美人。我主却是蘇格蘭第一美人。伊利沙伯因他答得巧滑。心中尚未滿意。因又問道。我和你主。誰的身體長些。梅味容道。對於這一點。外臣却不敢隱藏。確是我主長些。伊利沙伯道。然則他就太長。算不得十全的美人了。因爲人家常說我在婦人當中長矮。

適如其分。他若比我還長。就嫌太長些了。他平日愛做些什麼消遣。梅味容道。我主極愛行獵。又喜彈箏吹笛。伊利沙伯道。他彈箏的功夫好麼。梅味容道。在人主之中。有此絕技。可要算得極難得了。伊利沙伯便不和他再談。便叫他賓館候信。然他心中却不服。馬麗善於奏樂。他的操琴功夫。本是好的。心想要叫梅味容聽他操琴。顯顯他的能事。却又不願說明。所以這日黃昏。他囑咐侍臣黑德生。領梅味容入宮游玩。自己却於別室操琴。預料梅味容必能聽得見的。果然梅味容聽得琴聲。便問是何人奏樂。黑德生低聲說是女主。並代揭開簾幕。叫梅味容傾耳細聽。伊利沙伯明知有人竊聽。却裝作不知其事。迨到奏完一闋。他猛然抬起頭來。一見梅味容在那裏竊聽。立刻怒形於色。彷彿要加罪黑德生的樣子。經不起梅味容一番恭維的話。又說馬麗的能事。遠不及他。他的怒氣也就煙銷火滅了。伊利沙伯經此一番面訛。猶以爲未足。他要設法叫梅味容看他的跳舞功夫。所以不卽與以復書。祇說兩日以內。他要大開跳舞之會。要留梅味容過了開會以後。方許回國復命。梅味容無奈。祇得靜候開會。等到會期過去以後。伊利沙伯方親手裁箋。答復馬麗。大約說他的原議。本欲以來斯德侯爵應女主擇婿之選。但仔細一想。來斯德的門第不應上偶女主。此議旋卽作罷。